

獨幕話劇

風雪之夜



賈放作

72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写的是××露天煤矿，有一个老工人，因为工作上出过事故，受到行政处分，从此他的思想就渐渐消沉起来。除夕晚上，矿工們为了爭取超額完成采煤任务，都在緊張的工作着，这位老工人負責調度运煤的电車，潜伏在厂里的特务分子就乘机向老工人造謠挑撥，并且乘老工人不注意的时候偷按电鈕，以致發生撞車事故。事故發生后，特务分子企圖把責任推在老工人身上，就鼓动老工人逃跑。这位老工人虽然情緒上消沉，但由于他热爱工作，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他并未掉入特务分子的圈套。后来，这个案件破获了，这位老工人才認識到思想消沉和麻痹大意是会让阶级敌人鑽空子的。

(独幕話剧)

風 雪 之 夜

賈 放 作

*

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河胡同7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新華書店發行

*

总字0919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15/16 字數17,000

1956年7月第一版 1956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8,000

統一書号: T10008·50

定价: (5) 九分

時間 第一个五年計劃中的一年除夕。

地点 某露天煤礦的一个重要調度室。

人物 老 刘——調度員，五十多歲。

安班長——采煤班班長，四十歲左右。

小 馬——電鎬助手，廿三歲。

蔣 忠——電車司機，是反革命分子，三十歲左右。

已是晚上十点多鐘了。这是一年最后一天的最后一班，工人們剛剛開始工作。寒風像尖刀般的刺着人們，又發出尖利的叫聲扑向大地。礦坑里好像酣戰的戰場：風鎬的噠噠噠突突像連射的機槍；電鎬的轟隆——的聲音像坦克在奔馳；往來飛奔的電車像運着彈藥的軍用火車，……一切都是令人緊張和感到雄壯有力。而調度室，則是這個戰場的指揮部。調度室設在礦坑的半腰，我們在舞台上所能看到的是它的全部——一個房間和一條走廊。房間部分約占舞台的四分之三，走廊約占四分之一。房間內設備簡單而整潔。最突出的部分要算是靠左牆那套調度設備了。那是一條大長桌子。桌上有兩個信號燈：左邊的信號燈是表示某輛車等待着調用，調度員依靠信號亮或滅進行調配，但是觀眾不見得信號燈的正面，因為它向里斜放着對着調度員，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那個信號燈的長方形的黑鐵板背面，右面的信號燈是表示調度員通知某輛到某鎬去的，這個信號燈也是長方形，黑鐵板上寫着“1”、“6”、“5”、“9”、“12”、“18”

等六个电鐮的号碼，每个号碼下面都有一个电鈕，調度員按那个号碼的电鈕，便是通知电車到那个号碼电鐮去。在兩個信号灯的中間，有兩台專用電話和一台自动電話。桌上還有一張調度員的車輛調配狀況表，每發出一車，調度員便在上面用紅藍鉛筆划上記号。

正面的牆壁不長，有兩個窗戶，隱約可以看見外面礦坑的电灯。窗戶上面橫挂着一條标語：“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劃而奋斗”。右面是一堵牆，牆中間有一个門，出門便是走廊。房內中央有一个大火爐，高几乎过人。

还有，靠左牆里角有一个小門，是直接通坑下的，所以很少利用。

走廊右面，露出一段木欄。这是調度員观察礦坑盤道而設的。所以通过一条窄窄的走廊，可以看見一部露天煤礦的一排排的电灯和电車往來所迸發出來的大花。（如果演出条件困难也可以不要）

〔幕啓时，老刘正在忙著。他身上穿著一身黑色的肥大的棉襖和一双黑色家常棉鞋。脖子上系著一条白毛巾，帽子放在桌上，腦前禿得有些發亮。（在劇的進行中，老刘总是断断续續的工作著）

老 刘：（对着電話机，大声）喂！赶快叫廿一号車回來吧！……
哎，知道了。（將電話机放下，又一个電話响起）啊！……这就去！……空車不够用嘛！我也没办法……什么？調度？灵活調配？任管怎么調配，我調度員还能养活出几个車來？……試試？沒那些功夫！（放下電話，順嘴了一口

气，电话又响）……你是六号电鎚！車？車在罐籠那兒呢，煤還沒翻完。……我知道，外面大風大雪，干活不容易，可車沒來怎么办？等等吧！……得啦！同志！你这些大道理，我也都能講得上來，可是車少我能怎么着？我在这兒也沒閑着！（放下电话，慢慢地拿出一支烟点着，吸着。他按了下电鈕，在表上划了一下。电话又响）啊！車这就去了，我剛給信号。（放下电话，倒一碗水剛要喝，电话又响，烦躁地）你簡直成催命鬼了！（拿起电话）啊？車不够用？我們有什么办法！……我知道今天晚上特殊，是年底最后一班，完成完不成起关键作用。可是，一台电鎚还是兩趟車，急有什么办法哪？……我想不出什么办法……你看我不行你來干哪！……什么話？你說什么話！工業化！……你們安班長要說話？我誰也不怕。（放下听筒，电话机又响起来，他又不耐煩地拿起电话）嗯！是我，……是嘛，我也沒說吵架对！……可你看他那个态度，……你这么說还公平点。（态度緩和下來）車的問題……根据情况灵活一些？我沒把握呀！……你來？好吧！（放下电话机，工作起来。片刻电话又响）啊，啊？廿八号車头坏了？正坏在岔道上，廿六号也出不去了？这簡直是坑人啊！能馬上修理好嗎？……找机电股的人去了？我看赶快把廿八号車拖到死道上去，快叫廿六号車出去，要不一会兒这个电话我就受不了啦！好吧。（放下电话，不耐煩地轉着圈椅）

〔片刻，蔣忠上。他头上戴着頂伪滿士兵戴的黃呢棉帽，身上穿着

礦上公用的黑皮大衣。帽頂和肩膀落了几片雪花。他站在走廊上，
往屋里看了看，見無外人，才悄悄的走進來。

蔣 忠：（一边用帽子拍打身上的雪，一边湊到爐旁）这个天可真是
要咱們的小命，这小北風像刀子似的！唉，掙这二百多
分真不容易啊！（搬个凳子坐下）

老 刘：你那个車怎么坏了？

蔣 忠：誰知道！又是毛头着了唄。

老 刘：你真是，偏在这个節骨眼出毛病。

蔣 忠：誰說不是，我急的眼睛直冒金花！这他媽的要是今
天晚上完不成任务，达不到百分之廿，全國的工人弟兄
还不得吡着大牙笑話咱們，手指着咱們鼻尖說：你們这
帮小子淨吹牛皮，鬧了半天是吃干飯的！

老 刘：（有些不大願听）你的車到底怎么坏的？一会儿能修理
上不？

蔣 忠：够呛。那都是伪滿剩下來的破爛，还有个不坏！別
說这么不喘气的干！就是慢慢干也挺不住啊。

老 刘：就你这个車事多，別人出毛病就少。

蔣 忠：那看怎么干。我一干活就要干个痛快，不像他們像
赶老牛車似的磨蹭——

老 刘：你总是有說道。車头本來就少，再坏个一輛兩輛的
耽誤拉煤还不說，就这个气我就受不了！

蔣 忠：唉！老刘大爺，誰都知道完成任务好，可是事故到
什么时候也避免不了，就像吃飯那有不掉飯粒的！再說

您老生那么大的气干啥？您是管调度的，有多少车您调度多少车，车少您利索，没车你放假！

老 刘：你说这个干啥？……

蒋 忠：（见老刘神色不快）我这是气性话，不过无论怎么说车少不能怨到您老的身上，别人也没权利给您气受。

老 刘：（不悦的自语）没权利？哼，谁都有权利！

蒋 忠：你老的心情我明白。说实话，一见您老那个闷闷不乐的神色，我心里就难受。可——

老 刘：（有些烦躁地）别提那些啦！

蒋 忠：（少顷，故意指着桌上的饭盒子）老刘大爷，这是你老带的饭盒？

老 刘：嗯。

蒋 忠：什么好吃的？（打开饭盒）哈，大米饭炒鸡蛋，真香！大娘这两下子真行，她炒的菜我一直没吃过！

老 刘：（颓郁地）这不是她炒的，她病了好几天了！

蒋 忠：（立刻皱起眉头）什么病？

老 刘：肠胃有病。

蒋 忠：（捶着膝盖）哎呀！我真该死！我这几天就忘了去看看大娘。明天一下班我就去。咱爷俩——

〔电话响，老刘接。〕

老 刘：啊，……你等了廿多分钟了？再等一会儿吧。现在没空车，……谁不紧不慢？你不信你来看！……谁责任心不强？你少扣这个大帽子！……我知道，我在煤矿比

你年头多，刨的煤比你看见的都多！……有車就去！

（放下电话，自语地）这一个一个地挖了几杓头煤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我他媽成了膠皮球啦，誰都踢兩脚！

蔣忠：这就是牆倒众人推啊！……

老刘：（注意）牆倒众人推？什么意思？

蔣忠：唉，說起來我心里也不好受啊！这不很明白嘛，自从你春天出了事故受了处分之后，調到这兒当这个調度員，誰眼縫里还有你？过去他們見了你老不說話得先笑，問一声刘班長好；現在呢，背后指着你脊樑骨說些不三不四的話。

老刘：都是誰？

蔣忠：这……叫我怎么說？反正这样人不少，就从剛才这一陣（指电话）來听吧，那还听不出个大概來！

老刘：（压在心底的苦惱又被勾上來）唉……該我老刘倒霉，不走运！……誰讓我出了事故呢！坏了机器伤了人，罪該应得啊！……

蔣忠：你老也太厚道了。連別人都覺着給你的处分不大合乎情理。就算事故重，可过去你干的那些成績呢？上級怎么就不想你的好处呢？老刘大爺，你老得深一層琢磨。

老刘：（牢騷地）也許是我老头子不中用了！自从受了处分我也不是平平靜靜的，心里也有些不舒坦啊；干什么也提不起精神，可又一想出了事故，还能怨別人哪！

蔣 忠：我說您老厚道嘛。咱們爺們都是因为这个吃了虧！

（秘密地）前些日子我听一个黨員說的，本來按着正理不够撤职处分，就因为你不是黨員，上边信不着你，借这个机会把你“刷”下來，把姓安的提上來。

老 刘：（注意，急忙地）这是真的？誰說的？

蔣 忠：这是我親自听說的，那还有錯？（低声）不过那个人叫我对誰也別說，这是党内秘密。可是我能瞞着你老嗎？我攔心里不少天了，这回你老心里知道就得啦，可千万别往外說。

老 刘：（疑慮）……能这样？……可当初为什么叫我当这个班長呢？……

蔣 忠：那还不明白：一解放那时，礦山弄得“噼哩叭啦”，沒有你这样的老手就出不來煤。現在不是走上正軌了嘛，又有了黨員，那还用得着你，这就叫推完磨殺驢！不是我瞎說，咱們礦像你这样的老伙計有几个？

老 刘：（苦思，自語）……唉……不会，不会，上級不会这样，共產党对咱們工人不能二心……沒有共產党，我这条老命活不到今天……可不管怎么說：还是叫人难受啊！在礦上干了一輩子，到老來鬧了这么个下場！我干的还有什么勁啊……

蔣 忠：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吧！人家到社会主义有福享，咱們到社会主义还是看別人白眼！

〔老刘默默拿出一支烟，蔣忠自己掏出兩支烟，一支遞給老刘。〕

蔣忠：老劉大爺，放下你的“哈爾濱”吧，抽根“大中華”吧。

〔老劉接煙：蔣忠用一根紙頭從煙里引火給老劉點燃。〕

〔老劉猛吸幾口，不住的唉聲嘆氣。〕

蔣忠：大爺，你老也不用難過，心里有數就得啦。要是心里不好受，一會兒就請假回去歇歇，這麼大歲數——

〔電話響，蔣忠欲接，老劉攔住。〕

老劉：有規定，不准外人接！（拿起電話機）啊，……該去就去！（摔下電話）

〔安班長從右門急上。他穿著公用的黑皮大衣，敵着懷。狗皮帽子的兩個護耳縮起。手里拿個小鏡。渾身都是雪。〕

安班長：蔣忠，你的車頭壞了怎麼還跑這兒來坐着？

蔣忠：我是來打電話找機電股的人。

安班長：機電股的人也不在辦公室坐着，打電話也找不着啊。他們在十九道岔籠呢，你快去一趟吧。

蔣忠：好。（急忙戴上帽子和手套）真把人急壞了！我去了，安班長。（欲下）

安班長：（忽想起）哎，蔣忠，你車頭上的毛頭燒壞的那麼厲害，一開頭你不知道嗎？

蔣忠：（暗暗一驚，忙鎮靜下來）唉！別提了。我尋思今天晚上任務這麼緊就可勁干，除了開車什麼也沒顧。

安班長：昨天上級不是再三號召，今天突击任務要在安全、有計劃的條件下進行嗎？你怎麼忘的這樣快？

蔣 忠：……我尋思多拉出点煤比什么都重要！誰知道——

安班長：好了，你赶快去找机电股的人修理車吧！

蔣 忠：好。（从左門下）

〔安班長摘下帽子拍打身上的雪，擦了擦臉上的汗，然后走到老刘身旁。

安班長：（和藹地）刘师傅，調度室不是有規定嗎？一般人不准隨便進來——

老 刘：他呆一会兒有什么关系？

安班長：制度規定一会兒也不可以的，咱們應該注意。

老 刘：注意什么？他又不是特务！

安班長：不管他是不是特务，都应按制度办事的。（老刘不语）刘师傅，咱們研究一下調配車的問題好不好？

老 刘：你有什么命令就下吧，有啥研究的？

安班長：（笑）这不是下命令的事，从技術經驗上說，你倒應該給我下命令！好啦，咱們研究一下吧？

老 刘：（勉強地）研究唄。

安班長：現在是一台电鎬兩趟車輪換，可是現在电鎬裝車快慢不均，有的車就在那等着。我看咱們这么干一下：南面三台电鎬是六趟車把它混起來，北面兩台电鎬四趟車把它混起來，統一使用，那个电鎬先裝完就配給他空車，这么一來就能省出一些時間，你看行不行？

老 刘：我沒把握。这么一乱就更得打吵子，我受不了这个气。

安班長：只要对生產有好处，大伙不会总吵架。

老 刘：过完年再說吧。

安班長：那怎么行啊，今天晚上的任务这么重要，我們加把勁，就能完成和超額，來年大伙信心就会更足；要是松一点勁，那怕差一噸，咱們臉上也不光彩。刘师傅，这个工作你是老手，采煤你也有經驗，問題是不大的。

老 刘：少捧点吧，我一个老臭煤黑子，有什么本事。

〔这时，小馬从右門跑上。他穿着一身黑棉衣，腿上打着裹腿，身上除了雪还挂着一些煤屑。鼻子也蹭黑了。〕

小 馬：刘师傅，你真想把人急坏呀？电鎬眼瞅着在那闲着沒活干，就那么几个車还擺弄不好？

老 刘：你有本事你來擺弄！

小 馬：噯，我这是給你提意見嘛，你怎么这样不虚心呢！

老 刘：不虚心怎么样？你給我出去，这里有制度，出去！

小 馬：你——

安班長：（急攔）小馬，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年輕人對老一輩人應該尊重，有問題心平气和的說就办不了啦？

小 馬：（嘟嘟囔囔地）我是看着煤弄不出去心里着急……，我的态度是急躁一点，……

安班長：刘师傅，看他年輕就别見怪了。（老刘稍平些气回去工作）小馬，还有事沒有？沒事回去吧。

小 馬：我們南面的几个电鎬叫我告訴你，快点把車的問題解决。听说廿八号車坏了，也沒赶快修理，少一个差

不少勁！

安班長：蔣忠到罐籠去找机电股的人去了。一会就能修理上。

小 馬：蔣忠？剛才我看他在东边拐角那兒烤火呢。

安班長：（注意）是嗎？

小 馬：那還有錯！

安班長：（沉思，片刻）小馬，你赶快到十九道罐籠把机电股人找來。

小 馬：嗯。（从右門跑下）

〔安班長走到老刘的身旁。〕

安班長：刘师傅，咱們就按新法干它一場怎么样？

老 刘：我是不敢保險。

〔自动電話响，老刘接。〕

老 刘：啊，是……他在这。（將電話耳机往桌上一放）洪礦長找你。

安班長：（拿起耳机）喂，洪礦長嗎？……是我。風雪很大，可是大伙的情緒都挺高，……完成任务問題是不大，不过也真得加把勁。……目前存在的關鍵問題，就是車皮不够，……調度是刘师傅，我們正在研究，……对，一定想法解决。安全？注意是注意了，不过運輸班的廿八号電車又出了故障，毛头燒坏了。……嗯，嗯……好，有問題随时告訴你。（放下耳机对老刘）洪礦長今天一夜不睡，看着我們。还叫咱倆很好研究一下車皮的調配。刘

師傅，拿出你的經驗干一下吧。

老 刘：（仍有些冷淡地）好吧。不过經驗是談不到，誰都知道我，落后分子一个……

安班長：（恳切地）刘師傅，你是不是有什么意見？还是听誰的閑話了？

老 刘：哼，有什么意見！有意見又能怎么的！也沒听誰的閑話，我要是好听閑話，早就上吊了。

安班長：刘師傅，你的心里是有意見哪。这不要緊，等有空咱倆好好扯扯，炮不放不响，話不說不透，咱們都是老伙計，要是隔層牆，就要影响新工人，那就会耽誤生產了。刘師傅，咱們就先干起來好不好？

老 刘：干干看吧。

安班長：我去看看廿八号車修理得怎么样了。（轉身欲下，忽然打了个冷顫，回头看了老刘一眼，便將大衣脫下，遞給老刘）刘師傅，这屋冷，你多穿点。

老 刘：（急攔）不，我不冷。

安班長：不，你年紀大了，又有咳嗽病，多穿点有好处。

老 刘：我这点沒啥，几个鐘头一挺就过去了。你在外边跑得多穿点。

安班長：越傍（勺儿）天亮越冷，不活动一定受不住的。我在外边一边跑一边就热了。快穿上吧。（見老刘还不要，直爽地）刘師傅，你这是怎么的？咱們多年的老伙計，你怎么也來这个客套？身体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明白不？

快穿上吧。

〔老刘勉强接过。安班長安心的从右門下。〕

〔老刘見安班長出，才慢慢的將大衣披上，若有所思地回到桌旁工作起來。〕

〔片刻，電話响。〕

老 刘：（拿起耳机）啊？……誰說錯了？早先一台电鎚兩趟車現在不行改嗎？……誰叫改的？這是上級命令你有意見找上級提去！……我怎麼不負責？我是調度，錯了有我，不用你操心！（將電話耳机放下）

〔少頃，蔣忠从左門悄悄上。〕

蔣 忠：（見老刘身上大衣）誰的大氅你披上了？

老 刘：安志林的。

蔣 忠：呵，安班長可真有兩招！他剛才在這又和你老說些啥？

老 刘：說啥？好好干唄。

蔣 忠：是啊，他現在是恨不得大伙都賣命的干才對他的心思。（低聲地）咱們的采煤段不是缺個副段長嗎？他就想法補這個肥缺哪。

老 刘：誰願意鑽就鑽去！你別跟我說這些，你趕緊去干活吧。

〔仍然默默地工作。〕

蔣 忠：老刘大爺，我的車修理好了，上哪兒去？

老 刘：修理好了？那你快上九號鑛去，馬上就去。

蔣 忠：上九号鎬？我不是跑七号鎬嗎？

老 刘：現在变了；根据情况配車，哪里缺車就上哪里去。

蔣 忠：（略略吃驚）这又是誰出的招？

老 刘：安志林。

蔣 忠：你老也就听他的？

老 刘：听他的干什么？我該怎么干就怎么干！

蔣 忠：你老可真太厚道了，他們对你那么狠，可你还叫他們擺弄來擺弄去的！

老 刘：憑他們我是不耐这么干！可又一想，煤是給國家出的，心里就硬不下去了……

蔣 忠：（暗瞪老刘一眼，又隨和地）是啊，我也是这样，一看見煤就想給國家多拉出点去，給社会主义壘塊磚嘛。可又一想，有点犯不上，別人只是拿咱們当傻子，干好了他們去升官發財，咱們嗎——

老 刘：傻子就傻子，对得起國家就行了。

〔忽然，自动電話响。〕

老 刘：（拿起耳机）啊，……（一驚）什么？你媽痛的直打滾？……上医院？我也离不开呀！你求鄰居老黃家幫一下忙不行嗎？

蔣 忠：大娘病的厉害了？（一把搶过電話机）小翠子，你等一等。（对老刘）刘大爺，大娘病的厉害，人命关天，你應該馬上回去。

老 刘：（焦急地）回去倒好說，可是这里就我一个人，別人

对这套还不熟，那怎么能行？

蒋 忠：你还操这分心干啥！叫别人对付着干唄。大娘要有个好歹，你不后悔一辈子？快回去吧。

老 刘：（犹疑不定）……我一走非乱套不可！（沉思，决定）不能走！叫别人帮忙给送医院去吧。（欲拿过耳机，蒋忠不给）

蒋 忠：老刘大爷，我和你相处七八个月了，我是拿大娘当自己老人一样看待，我现在不能瞅着她老人家白白地叫病折磨死，临死连亲人都看不见！

老 刘：（不耐烦）你这是说些啥！

蒋 忠：不管怎么的，你也得回去！

老 刘：蒋忠啊，你的意思我知道就得了。眼下你也看见，实在是离不开——

蒋 忠：你管这些干啥！过去你比这还忠心呢，结果该处分还是处分。我看，你就赶快把自己的事弄好比什么都强。

老 刘：是啊，提起过去事……可现在……这是全破的事啊！……

蒋 忠：（故作气愤）老刘大爷，我真是没想到啊，你老原来这么无情无义，连自己的几十年的老伴都扔下不管，白白瞅着……我……我心里都不好受啊！（似乎难过地转过身去）

〔电话“嘟、嘟”响了几下，老刘拿过耳机。〕

老 刘：喂，小翠子，……怎么……好点啦？那太好了！……